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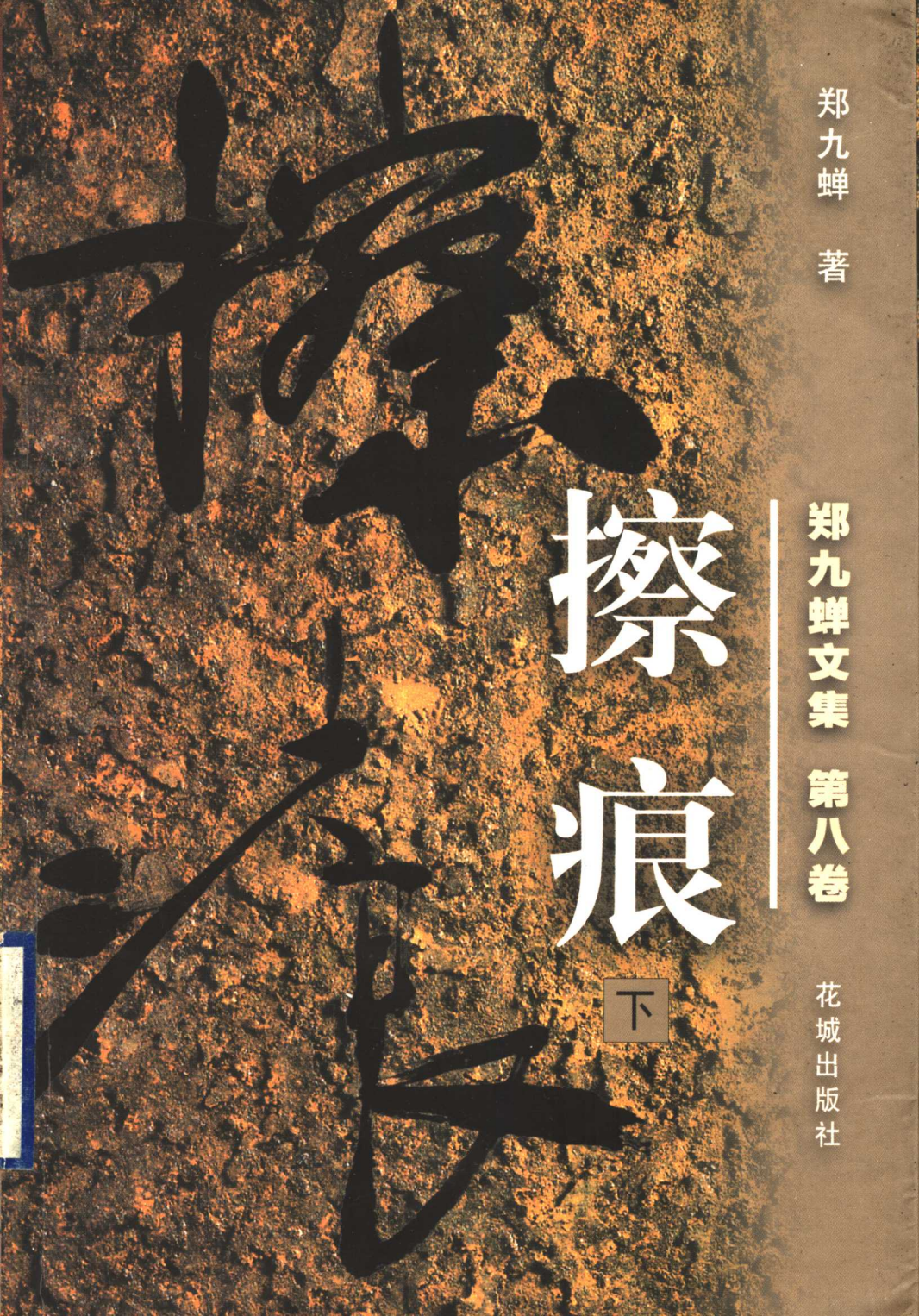
郑九蝉
著

郑九蝉文集
第八卷

花城出版社

擦痕

下



郑九蝉文集

第八卷

擦痕

下

郑九蝉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九蝉文集 . 第 8 卷, 擦痕 . 下 / 郑九蝉著 .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60-3302-8

I. 郑 ... II. 郑 ...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951 号

郑九蝉文集

(第 8 卷)

擦痕 (下)

郑九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375 印张 2 插页 38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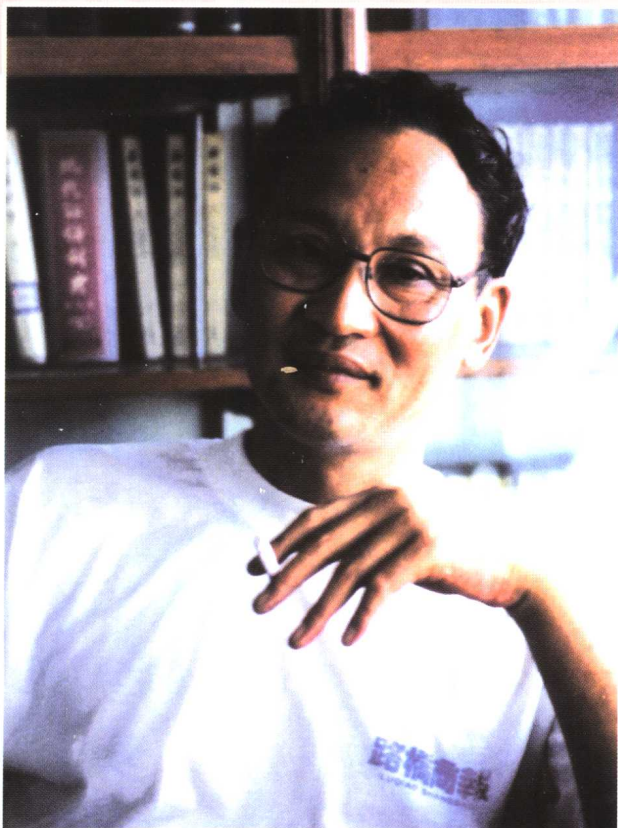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0-3302-8/I·2745

(共 12 卷) 定价: 368 元 (本卷定价: 34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1949年生，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

1969年，下乡插队黑龙江省绥滨县。

1977年，就读佳木斯师范学校。

1984年，调回浙江黄岩县委宣传部工作。

1985年，就读鲁迅文学院。

1987年，回黄岩市委宣传部工作。

1994年，调回浙江路桥工作至今。

著有作品多部，共约400多万字，其中《能媳妇》等六部中短篇小说，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黑雪》与《浑河》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全国金钥匙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大奖。

(6) 吕炳新——他是城的好友之一。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绝不亚于黎方卿。1994年，我在写长篇小小说的时候，我突然由于心脏病发作；一瞬间头晕目眩，一个跟斗栽在四楼的地板上就不知道了。那一天，家中静悄悄的好没有一个人。只有那想进我房间里来的蜜蜂在那里嗡嗡地叫。我一动不动地倒在那儿。（究竟是倒在那里多长时间，我也说不清楚。）后来，我慢慢地苏醒过来了。我当时还自己在那儿纳闷：我这是怎么了？——大半天之后，我这才恍若隔世地想起来：我是出了事了。这一下子，给我的头脑里敲起了警钟。真是岁

序

肖建国

郑九蝉和我是鲁院时候的同学。我读七期，他八期。鲁院的前身是中国文学讲习所，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办了，断断续续，历三十余年，却只办了六期。到了我们那期毕业时，才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我们第七期的学习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郑九蝉所在的第八期是1984年至1986年。在第八期学员将要毕业的这年夏天，忽然传来消息，经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拟开设作家班，首届作家班的学员，主要以我们这两届鲁院毕业生中招收。这自然是中国作协和驻北京同学多方努力的结果，这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那年我正在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副县长，接到通知，我立即选择了读书，辞去职务，和湖南的同学结伴到了北京。我是在到达的当天晚上，第一次见到郑九蝉的。他到我们房间来串门，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忽然冒出一句：“都当到副县长了，还来读什么书。”我觉得这话有点不顺耳，但毕竟是初识，却也没有在意。

我们在鲁院安顿下来，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准备考试。我们都很紧张，也很放松。上午复习功课，下午互相串门聊天，然后便联系周围的单位比赛篮球，比赛乒乓球，天天晚上还操办舞会。郑九蝉当时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全然没有心思复习功课，每天关在房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改稿改得十分艰苦，每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脸呈菜色。他偶尔也

出来串串门。他对我们湖南籍的同学有着天生的好感，常常来找我们聊天。他总是一副乐爽爽的样子，直言快语，高声大嗓，哈哈连天，很难设想他是曾经经历过太多艰难坎坷的老知识青年。郑九蝉对体育对跳舞都无缘，但他是我们球队最忠实的观众。每次打比赛，他都会到场，抱着我们换下来的衣服，站在篮球架下瞪着眼睛看。看到兴奋时，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旁若无人，至情至性，无遮无拦。听着那不断发出的欢叫声，你会感觉到，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是完全可以无遮无掩、坦露心扉的。

考完试，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再次在鲁院相聚时，个个都无比地兴奋，都更加才华熠熠，谈吐高阔，挥斥方遒。有一小段时间，每天做的就是：聊天、喝酒、打球。郑九蝉似乎仍然在修改他的长篇，仍然改得很苦。他住的房间的门，永远是关着的。他每天最后一个出现在饭堂时，脸都是青的，眼睛里网满血丝。

忽然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们都准备睡觉了，郑九蝉推门进来，乐呵呵地伸直了手跟我们一一握过，说：“老肖，再见了！”我奇怪地问：“怎么，不读了？”他说：“不读了，回去了！”“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想读了！”我看他一脸正经，不像是开玩笑，也不像是赌气。我知道他的性格，认定了的事情，就会坚决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我没有劝说，默默跳下床，送他回到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床跑步时，就听说郑九蝉已经走了，搭早班车回去了。我还听说，他走之前，在下面饭堂的拐角处还做了个小小的仪式。我突然就心里格登一跳，觉得九蝉这个人还很神秘的，后悔没有跟他多聊聊。

一别十三年。

去年底，郑九蝉忽然到广州来了。他带了一支文化人组成的小队伍，到广东来学习办报纸的经验，顺便也看看广州的朋友。他仍然是精神焕发，直言快语，高声大噪，一见面就又笑又叫又拥抱，用他强烈的热情感染别人。但岁月的磨蚀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腰背微驼，眼袋呈青紫色，下巴上都有皱纹了。

这次广州之行，九蝉还跟出版社谈妥了一件事情：出版他的文集，十二卷，近四百万字。

这个数字让我吓一跳。

我有点怀疑：他写了有这么多东西么？

郑九蝉的书稿很快就寄到了，在责任编辑的办公桌上堆成了一大堆。他的作品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很扎实很“堆伙”地矗放在那里，证实着他的力量和存在。

九蝉的作品主要是两部分：小说和散文随笔。九蝉是在苦难中打过几次滚、死过几次的人，他的体魄，他的心脏，他的思维神经，都已经被苦难的汗水浸泡得格外坚强、硬实。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仍然沉浸在过去苦难岁月的情绪中，所以下笔特别钝重。他就像一个负重在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摆臂，一蹬腿，甚至一声喘息，都特别用力，特别沉重。他的小说作品中，积郁着一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苦难感。他的作品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这种苦难感。我总认为，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苦难感是应该具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九蝉的小说沉郁厚实，苍凉悲壮，他的散文随笔则是尖锐的，锋芒毕露的。

这跟他的身份有关。

九蝉现在的身份是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报总编。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必然接触面广，视野开阔。且九蝉生性豪爽

大度，喜欢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他的朋友是真多：市委书记、市长、部长、局长、科长、办事员，企业家、金融家、投资者、家电产品推销员，作家、艺术家、记者、街头流浪艺人，工人，农民，家庭妇女，修鞋的，拾破烂的，以及看相算命推八卦的……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书斋型的。这种作家以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为主，偶尔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另一种作家是社会活动型的，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社会活动，通过丰富的阅历积累经验（读社会的这本大书），不断激发写作的灵感。九蝉当属后一种类型的作家。九蝉在宣传部副部长、报社总编的这个位置上，真是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又可以有自由的写作时间，随时表达自己的见解。应该说，九蝉是很了解自己，也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想起九蝉跟我见面伊始说的那句话：“都当到副县长了，还来读什么书。”这确是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肺腑之言。）

九蝉的散文随笔内容，主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也是历代文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九蝉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同时也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民政府基层干部。他在基层工作、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新旧体制交替，中西文化碰撞，大变革，大动荡，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但伴随而来的，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腐败、道德沦丧、人性趋恶等等弊端。九蝉从心里面欢呼社会的进步，也从心里面痛恶亲见亲闻的种种弊端。作为一个人的良知、一个作家的良知、一个政府基层干部的良知，九蝉绝不会沉默。他当然要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九蝉是写小说的。按照通常的艺术规律，小说需要沉淀，需要精巧周到的构思，用的是曲笔，讲究的是含蓄。九

蝉暂时摒弃了小说这个武器，改写随笔。看得出，九蝉在写作这类随笔文章时，感情是激扬慷慨的，处处流露出他的至情至性。以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官场是最消磨人的个性的，尤其长期担任副职的人，很少有不得变得圆滑世故。九蝉的为人、为文，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真性情。

这很难得！

九蝉是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由知青，而工人，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成员，而文联主席，而宣传部副部长，而报社总编，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他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困苦，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他把这些艰难困苦深藏在心里，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精神抖擞，工作，读书，写作，一路前行。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生命的力量，既伟大又可怕。——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时候就理解到了的。有这么一天，我和乡亲们一起种地，种完了地之后，我看到了道边放有一块生了锈的旧铁板。我出于一种孩提式的好奇，把这一块沉重的铁板揭将起来，把剩余下来的豆种全部倾倒在铁板底下。六七天之后，我又经过这里，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奇迹：那一块生了锈的铁板，竟凭空被抬了起来——离开地面足有一寸多高。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作祟呢？我揭起了那块覆着的铁板一看，瞠目愕然了：我倾倒在铁板下的豆种全都发了芽了，小小的黄豆芽竟齐崭崭地把这块铁板顶了起来。从那一天起，我突然间明白了：杰克·伦敦的《渴望生命》，为什么会受列宁欢迎的道理了。因为他歌颂了人生的极致。我也突然间明白了，孙子兵法中为什么要强调‘致死地而后生’，真正的艺术家、思想家，为什么要害怕困难和厄运呢？”

现在，郑九蝉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把自己的文集奉献在了读者面前，用十二本砖头一样厚的作品，将生命的“铁板”顶了起来，这比他歌颂过的黄豆芽更伟大，更硬扎！

我为他高兴！

目

录

- | | | |
|-----|--------|-------------|
| 3 | 第一张照片 | 宁溪山区 |
| 8 | 第二张照片 | 我的出生照 |
| 10 | 第三张照片 | 我四岁了 |
| 17 | 第四张照片 | 我七岁时的独身照 |
| 21 | 第五张照片 | 竹筒自来水 |
| 24 | 第六张照片 | 火篾照 |
| 26 | 第七张照片 | 烟竹筒 |
| 30 | 第八张照片 | 我们村口的那一棵大樟树 |
| 36 | 第九张照片 | 黄岩溪 |
| 41 | 第十张照片 | 郑朝海 |
| 47 | 第十一张照片 | 郑东升 |
| 62 | 第十二张照片 | 金美亚 |
| 84 | 第十三张照片 | 郑永青 |
| 92 | 第十四张照片 | 郑永照 |
| 102 | 第十五张照片 | 郑 华 |

115	第十六张照片	郑芳
125	第十七张照片	郑兴国
131	第十八张照片	郑兴家
137	第十九张照片	郑兴地
144	第二十张照片	陈金土
147	第二十一张照片	郑彩贞
151	第二十二张照片	冯玉珍
161	第二十三张照片	秦家三姐妹
181	第二十四张照片	郑东光
216	第二十五张照片	我与我的上郑小伙伴
234	第二十六张照片	路桥全景照
260	第二十七张照片	我的外家桥
266	第二十八张照片	李华平
279	第二十九张照片	我小学时的朋友们
353	第三十张照片	谢小波、杨静
361	第三十一张照片	蔡云卿
372	第三十二张照片	我下乡插队时的伙伴们
452	第三十三张照片	招娣、招宝
479	第三十四张照片	夏昶
573	第三十五张照片	我当上武装连长时
577	第三十六张照片	我的结婚照
579	第三十七张照片	我妻年轻时
583	第三十八张照片	此年我在杨城
588	第三十九张照片	我们的一副组照

590	第四十张照片	我妻与女儿的全影照
592	第四十一张照片	我妻子的一组组照
594	第四十二张照片	我最心动的组照
597	第四十三张照片	顶丁胜
608	第四十四张照片	姜运涛
615	第四十五张照片	段正方
624	第四十六张照片	林得水
628	第四十七张照片	张玉民
633	第四十八张照片	齐广成、胡丕田
638	第四十九张照片	何玉山
641	第五十张照片	李静波、孙桂英
647	第五十一张照片	李 升
662	第五十二张照片	米老鼠
710	第五十三张照片	冯雪女、冯福堂、洪政
738	第五十四张照片	我女儿一岁的生日照
743	第五十五张照片	我女儿与我妻妹的照片
745	第五十六张照片	五岁的岩水
748	第五十七张照片	八岁时的岩水
750	第五十八张照片	岩水正好十三岁
752	第五十九张照片	佳木斯师范学院的同学们
785	第六十张照片	我在绥水县的伙计们
806	第六十一张照片	于淑萍
824	第六十二张照片	我的恩师贺嘉
833	第六十三张照片	我岳父家的亲属们

849	第六十四张照片	我在黄岩
853	第六十五张照片	夏 矛
858	第六十六张照片	麦克白
868	第六十七张照片	裘一奇
871	第六十八张照片	李水洋
875	第六十九张照片	吕春清
880	第七十张照片	方国雄
884	第七十一张照片	方 山
886	第七十二张照片	张一芳
891	第七十三张照片	管彦达
898	第七十四张照片	林 蓓
901	第七十五张照片	郭修琳
906	第七十六张照片	陈野林
909	第七十七张照片	吕雷、叶之蓁、刘兆林、邓刚
920	第七十八张照片	孙万鹏
927	第七十九张照片	郑 迪
929	第八十张照片	欧阳修善
953	第八十一张照片	屈丽燕

夏 昶

沈阳知识青年。我是1969年到达民生屯的，她到我们屯的日子比我早。我从来到的那一天起，就听到有关于她的许许多多的事儿。一、我听说她是沈阳农学院的高材生，二、她父亲是解放军东北某部空军司令员，姓“夏”，名“暉”。我根本没有和他见过面，只知道他长得熊腰虎背，魁梧悍壮。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军衔，我们从我们村里的乡亲们说，他是少将军衔。家中的条件，那是根本不用提，独自一户，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树木环绕。出门就有专门的红旗轿车，家中又有警卫、秘书；别的生活上，政治上的条

件，我们姑且不必去论，单从另一方面说，她是夏晖司令员的独生女，根本不是属于上山下乡之例。她之所以下乡，这和另一个人有极大的关系，此人，名叫林光，也并不是一个平平白白的小凡人。我不止一次地听我们村里的人说，他父亲是一个权高一世的人物。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这话地道的是千真万确，就拿这林光来说吧，大学毕业时，只有25岁，先是当一个小排长——也只不过是遮遮人眼目而已。随之，半年跳一格，不到三年功夫，便青云直上，当了一个部队正师级的作战部长。真是官大脾气涨。——看来权位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只要你稍为一松懈，便会毫不犹豫地侵蚀着你的灵魂——一旦当上了官之后，四周又有那么多的阿谀奉承的人，在那里捧着他的腿肚子，一刹那间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一刹那间觉得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一过，他便摆出一些高级干部的资格和派头来。有这么一天，他来到夏司令员的军事基地了，说是要“参观视察”。（你听他那力气，多来门）。朝中有事问百姓。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这些“宫廷内幕”的事儿，乡亲们都知道，他们知道夏司令员和林部长有点不对付，虽然表面上，还都掂得过去，各人心里，都揣有一本小九九，只不过并不在嘴上说罢了。时间一到，果不然，这位仗着他父亲的权势，坐着一架嗡嗡直叫的直升飞机来到这里。他威威风风地来了，而这位身经百战的司令员都说自己身体好大不舒服，陪不了你们这些大领导，推了，就叫他的秘书李正红去代理他接待这个作战部长。这夏司令员干什么都眼明耳亮，独有在挑选秘书上，却是大煞风景。按一般的规矩讲，当官员秘书的，一要忠，二要正，而站他身边的那个秘书却是一个善于拍大马屁的李英莲。巴结人的确是有一套，尽天里腆着他的那一张脸，眯眯儿地笑。尤其有一个大特